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美「中」軍事關係的新發展與影響：對中共海軍司令訪美的觀察

doi:10.30382/SSA.201309_(101).0007

戰略安全研析, (101), 2013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01), 2013

作者/Author：戴政龍

頁數/Page：62-6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82/SSA.201309_\(101\).0007](http://dx.doi.org/10.30382/SSA.201309_(101).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美「中」軍事關係的新發展與影響： 對中共海軍司令訪美的觀察

戴政龍*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於2013年9月8日至14日，應美國海軍軍令部部長(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格林納特(Jonathan Greenert)的邀請訪問美國，這也是吳勝利任內的第二次訪美行程。自今年5月下旬以來，先後已有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Commander of US Pacific Fleet)哈尼(Cecil Haney)率希洛號巡洋艦(USS Shiloh, CG-67)停靠湛江港，訪問中共南海艦隊和海軍陸戰隊，以及中共國防部長常萬全於8月中旬訪問美國國防部等雙方軍事高層的互訪活動。

長久以來，美「中」軍事關係一直是雙方歧見最大、進展最緩慢的領域之一。美「中」雙方都很清楚，在攸關戰略與安全的諸多問題上，彼此都缺乏足夠的信任。這種不信任尤其清楚地表現於美國國會在2000年通過的「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 2000, Public Law 106-65)內容之中，該法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對中共之軍事交流合作不得涉及「軍隊先進作戰能力」等12類領，成為美「中」軍事關係最明確的法律限制。

自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上任以來，以「重返亞洲」再到「亞太再平衡」為其全球戰略布局最明顯的調整，此舉被解讀為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用以抑制中共的崛起，並

*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將其視為美國在亞太及全球利益的競爭者或敵對者，因而更加深化美「中」雙方由來已久的戰略互疑。然在雙方都存有戰略互疑前提下的現階段美「中」關係，歐巴馬政府卻未必有若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時期的企圖與能力，也不樂見以強勢的單邊主義主導雙邊關係的發展；而中共卻有極高的意圖和益發壯大的自信，參與及爭取國際事務新秩序的分配。近來的美「中」軍事關係發展，似乎正呈現上述的微妙變化。

美「中」不同戰略目標下的軍事交流

2012年年初，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中共準接班人之姿訪問美國時，拋出「太平洋夠寬廣，足以讓中美同時遨遊」的說法，試圖表明中國大陸雖然正在快速崛起，但無意與美國進行零和式的競爭與對立，卻也同時呼籲美國必須尊重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並希望「中」美兩國應該增加互信、消除懷疑；到了今年6月美「中」莊園外交的「歐習會」，習近平延續先前的基調，希望與美國開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歐巴馬則重申美國歡迎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期待建立兩國「新型合作模式」。吳勝利此次的訪美行程，從軍事外交的層次上來看，可以視為雙方在軍事與安全領域上，用以回應及延續「歐習會」成果的實質互動。

中共軍方媒體指稱，吳勝利此行旨在與美國海軍高層就「構建新型中美海軍關係，建設性地推進中美海軍關係向前發展等問題進行交流」；並在行程結束後，以「和諧共進、務實合作」為其所謂的「新型中美海軍關係」定調，稱「構建新

型中美海軍關係」是「貫徹兩國元首關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實際舉措，是維護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的關鍵。兩國海軍必須以和諧共進為著眼點，以務實合作為切入點，正視並縮小分歧，管控並避免危機，拓展並深化務實合作，健全並創新互動機制，實質性推展兩國海軍關係向好發展，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供支撐，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發揮作用。」一方面表明中共的大國地位獲得美方認可，一方面也回應美國對「合作」的要求；美方則一貫地未回應有關「大國關係」的說法，僅強調雙方海軍高層的訪問，是為了協助建立清晰的溝通路徑，鼓勵提昇透明度和信任，降低誤判的風險，進而注重多邊的合作，應對地區和全球安全的共同挑戰。顯見雙方在軍事交流互訪之目的與戰略目標上並非趨同一致。

反向戰略思維下雙方合作交流的策略運用

從今年6月的「歐習會」來看，美「中」兩國對於雙方未來的發展藍圖認知和邏輯是不一樣的：中共期待的是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等於直接表明希望美國承認中共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國際地位，而當這種「關係」建立後，讓美國能「和諧地」釋放出讓中共作為一個大國應有的權力與利益；但美國希望的是建立兩國之間的「新型合作模式」，最關鍵的部分就在於雙方對於降低區域風險及全球安全議題上的合作，有了「合作」的經驗後，再進一步找出可靠而穩固持續的「模式」，讓中共不得不遵循美國制定的規則。

由中共官方的表態可知，中共對於美國所謂的「新型合作模式」，採取冷處理，不跟隨也不正面回應，但擴大推銷其

「新型大國關係」的論述，因而形成：「新型大國關係」→「新型中美軍事關係」→「新型中美海軍關係」的層次論述，在這種「由上而下」逐次建立關係的戰略前提下，才會有「和諧共進、務實合作」戰術作為。美國同樣對於中共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刻意漠視，並明顯地採取「由下而上」的戰略，迫使中共理解並接受必須先與美國有足可信任的合作（偏向屬於低層級的戰術/技術的作為，包括提昇中共自身的透明度），方能繼續參與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秩序與分配。因此，基於美「中」宣稱開展或增進彼此軍事互動關係的前提下，美「中」在戰略層次上的思維，明顯是相互逆向而行；雙方能夠接受的軍事互動議題，也只能展現在戰術層次上的操作。

此次，美方負責全程接待吳勝利的海軍軍令部部長格林納特，是美國海軍部職掌作戰指揮的主要負責人，這也是格林納特擔任此一職務兩年以來，首次和中共海軍高層指揮將領的面對面接觸。在吳勝利到訪前，格林納特即曾表示希望能設法找出與中共海軍之間的合作領域，例如在打擊海盜、人道援助等方面，甚至不排除探索兩國海軍進行聯合作戰的可能；對於兩國船艦在亞太地區海域的活動日趨頻繁，因而可能導致非預期性的接觸，葛林奈特也認為雙方可以討論出一套海上作業的協議，或制定彼此互動的行動準則，讓雙方的艦長能即時進行對話，以減少誤判。由於去年9月，中共海軍首次獲邀派出船艦參加由美國主導的2014年「環太平洋聯合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簡稱RIMPAC)，吳勝利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與美方討論RIMPAC 2014的相關問題。由此即可看出，美國期待以建立清晰的溝通管道、鼓勵提昇透明度和信任、降低誤判的風險等這類偏向「戰術/工具性」的策略手段，導引中共接受美國設定的遊戲

規則，進而達成其戰略目標，這是美國設定雙方軍事高層互訪的首要目的；中共則藉由與美國擴大軍事交流，藉勢提昇國際形象，並作為與美國議價談判的新籌碼。

美「中」軍事關係發展的觀察指標

美「中」雙方定期的軍事交流互動，包括「國防諮商會談」(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簡稱DCT)以及根據「軍事海上諮商協定」(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簡稱MMCA)所召開的年度會議與工作小組會議。在此互動的架構上，除了前述戰略—戰術層次的反向性思維運用之外，從吳勝利訪美的過程中還有若干值得觀察注意之處：

一、軍事高層互訪的實質內容：

包括格林納特在內，吳勝利訪美期間也會見了美國國防部副部長(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卡特(Ashton Carter)、參謀首長聯席會副主席(Vic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溫尼菲爾德(James Winnefeld Jr.)、海軍部長(Secretary of the Navy)馬伯斯(Ray Mabus)、陸戰隊司令(Commandant of the Marine Corps)阿莫斯(James Amos)等官員，並參觀了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部(U.S. Third Fleet Headquarters)、陸戰隊彭德頓基地(Marine Corps Base Camp Pendleton)、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USS Carl Vinson, CVN-70)、傑弗遜城號核動力攻擊潛艦(USS Jefferson City, SSN 759)、沃斯堡號瀕海作戰艦(USS Fort Worth, LCS 3)、沃爾特里德國家軍陣醫療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等。相較

於吳勝利於 2007 年 4 月首次訪美時的公開行程，當時僅參訪了美軍太平洋艦隊及位於馬里蘭州的美國海軍官校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而明顯多了許多過去被美方視為敏感的艦艇 (航母、核動力潛艦及新式的 LCS)，且會面的美國官員位階也略有提昇，可見美國在基於其戰略認知及欲與中共建構的「合作模式」政策之下，乃是一手拉攏、一手威懾，不但刻意對共軍展現多於以往的透明度，以降低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對中共的針對性，另一方面也透過海軍軍力展示，傳達美國軍事武力遠優於共軍之態勢，以遏止共軍與美軍對抗之企圖。

二、聯合軍事演習的規模與項目：

再者，在吳勝利訪美的同時，由中共海軍青島號導彈驅逐艦 (DDG 113)、臨沂號導彈護衛艦 (FFG 547) 和洪澤湖號綜合補給艦 (AOR 881) 共 680 名人員組成的 113 艦艇編隊，已提前抵達珍珠港，進行為期 3 天的訪問行程，並與美國海軍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舉行 4 個階段 10 個科目的海上聯合搜救演習。美國海軍則派出了伊利湖號巡洋艦 (USS Lake Erie, CG-70)、2 架直升機及 1 艘模擬失事的商船參演。這是 7 年來，中共海軍艦艇得以再次停靠珍珠港，並與美軍在美方海域舉行海上搜救演習，顯見美國對於美「中」關係的「新型合作模式」政策，正逐步驗證這種模式的可行性；雖然表面上屬於人道援助演練，但仍確實達成了美「中」雙方在各自戰略目標下的期許。兩軍未來各項人道援助 / 災難救援 (Humanitarian Assistance/Disaster Relief, 簡稱 HA/DR) 聯合操演的規模、項目與實質內容，將是觀察美「中」軍事關係發展

airiti
的重要指標。

三、軍事透明度的相互開放程度：

另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中共遼寧號航空母艦艦長張暉，以及完成遼寧號殲-15 艦載機首飛的飛行員戴明盟，也隨吳勝利一行訪美，巧妙地藉以向美國釋放關於遼寧號航母的有限訊息，並展現共軍對外的自信；對美方而言，此舉雖然未必有其實效，但卻回應了美國對中共的遠程軍事發展狀況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於雙方信任的建立。

後續觀察與建議

瞻望近期內的發展，美「中」雙方目前已規劃後續的軍事高層互訪行程及演習尚包括：美國陸軍參謀長(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奧蒂爾諾(Raymond Odierno)、空軍參謀長(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威爾許(Mark Welsh, III)，將於今年年底前訪問中國大陸；今年 11 月將在夏威夷舉行首次的美「中」人道援助暨災難救援實兵聯合演練；美國國防部長黑格爾(Chuck Hagel)、海軍軍令部部長格林納特，受邀於 2014 年訪問中國大陸；美軍參謀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登普西(Martin Dempsey)，邀請共軍總參謀長房峰輝於 2014 年訪美；以及中共海軍將首次參演的 RIMPAC 2014 等。相較於以往，中共與美方進行的都是雙邊演習，也都是以非傳統安全為範疇，例如反恐、反海盜、人道援助、災難救援等面向，然隨著美「中」兩國在「歐習會」對雙方關係發展的期待(或算計)，雙方的軍事互訪、演習、交流等受約束的狀態，有可能從非傳統安全領域，悄

悄悄地延伸到傳統安全 / 軍事作戰的邊緣 / 灰色地帶，甚至可能突破 / 調整原本美國「國防授權法」中的 12 類對中共進行軍事交流的限制。

短期來看，只要美國不過度地干涉中共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中共方面應暫無意願和能力單邊地與美國在戰略與安全議題上抗衡，而會採取有條件的與美國進行美國所期待的合作，甚而藉由與美國更密切的交往，換取更多有利的籌碼與資源；其中，我國極有可能成為美「中」利益交換的對象。而長遠地來看，無論美「中」持續合作的結果為何（在雙方不發生核心利益衝突的前提下），中共似乎仍是獲益較多的一方。

對我國而言，慎防成為美「中」「合作」交易下的籌碼，實為必須審慎因應之持續性挑戰，尤其是關注美國信守對我國軍售與安全承諾的程度。在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之下，雖然不致受到中共要脅或利誘而全面停止對我軍售，進而影響美國亞太盟邦對其之信任，但承諾的程度與質量則是容易動搖的變數。因此，我國應持續透過官方與二軌管道，向美國政府、國會與公共輿論表達我堅持自由民主價值之信念與防衛國家安全之共識，以爭取美國政府與國際友邦之支持與認同，並致力於區域安全事務中承擔責任，以傳統安全力量積極維護、締造區域內人道援助、災難救援、航道安全、反恐等非傳統安全保障。同樣地，善用我國居於美「中」之間的槓桿的角色，敏睿而有效地治理兩岸關係，亦為不可或缺重要面向。